

■明前茶

猝不及防的成长

7月,薛英子还在与三位室友商量毕业旅行的事,天气炎热,加上暑假有旅游要求的家庭太多,住宿餐饮的费用都远超预期,商量了好久,姑娘们也没有找到心仪的目的地。这天,薛英子灵机一动,邀请室友们去她的家乡小住几日,权当毕业旅行,理由是:“你们三个都在大城市长大,见过的咖啡馆比谷仓都多。旅行的意义在哪里? 100多年前,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,溯长江而上,他的目标就是见识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我保证,如果你们有空来见识下中国真实的乡村,就能明白,改变乡村的工作,哪怕只做了一点点,会有怎样的成就感。”

姑娘们来到乡下,很快就体验到了乡村毕业旅行的与众不同之处:每天早上5点钟就被村里的鸡鸣犬吠叫醒,两口子已经去了果园忙碌,烧柴做饭、洒扫庭院,浇花喂鸡,就成了四个姑娘的事。果园正值收获大忙时节,三个远道而来的女大学生,不得不像薛英子的家人一样,一天只有空吃两顿饭;吃肉是奢侈的,因为谁也没有空到镇上去买;吃鸡也是奢侈的,因为仅有的母鸡都是农家院里的宝贝,等着下蛋。收工归来,哪怕是严严实实戴着遮阳面罩,姑娘们的脸都被暑气熏得发红,迫切需要下水去凉快凉快,薛英子带着她们卷起裤腿,赤脚蹚过池塘与小溪,把湿漉漉的地笼从水里打捞出来,里面有什么就吃什么,运气好时,有黄鳝、泥鳅,也有小龙虾,运气不好时,只有几条连猫都看不上的小鱼,但这又有什么关系

呢,大家已经饿坏了,随手采摘房前屋后长得蓬蓬勃勃的老莧菜、南瓜藤,还有吃不厌的豇豆、辣椒与茄子,刚从菜地里“活杀”的蔬菜,加几粒蒜子和少许生抽炒炒,也能干掉一大碗米饭。

大部分乡村生活的体验,都是三个城里长大的姑娘这辈子的头一次:

摘桃子,桃毛会从短袖衫与护袖之间两厘米的缝隙中钻进来,那一小圈皮肤就痒得很;

好品种的桃树都架设了防鸟网,在里面钻来钻去,摘桃子的人很快闯出了一头汗;

鸟儿很狡猾,会从防鸟网的缝隙中瞅准鲜桃啄食一口,姑娘们也像节俭的老农一样,把那已经被啄破的桃子摘下来,草草擦去桃子上的毛,撕了皮,自己吃了;

桃子的地头收购价一天一个样,桃子大丰收,农民反而有愁容;

四个姑娘开始站在地头上与果贩讨价还价,她们这辈子还从没有为收购价多一毛两毛跟人争得面红耳赤的体验;

压价的果贩子走了,姑娘们硬是扣下两大筐桃子,准备直播卖桃。不体验不知道,一体验吓一跳,不穿长裤,换上漂亮的汉服袍子在桃园里扮演直播小仙子,不到一小时功夫,蚊虫就把小腿咬成了“赤豆粽子”……

四天过去了,薛英子的爷爷奶奶过意不去,说什么也不让姑娘们去果园了,他们另外雇了去摘桃的工人,让孙女带着室友们四处游玩。姑娘们借了邻居的自行车,去水库

游泳,还尝试去河滩上钓鱼和野炊,她们很快发现了从没有留心过的现象:留守乡村的大部分老人,既寂寞又节俭,外面来的年轻人愿意与他们多拉呱两句,他们都很开心、很激动,非要给姑娘们泡金银花茶,又非要从菜园深处拔出几只大香瓜,当场切开给姑娘们解暑。

姑娘们这才发现,这些勤俭了一辈子的老农,只在孙子们的房间里安装了空调,他们自己住的房间里,甚至都没有准备电风扇,这么热的天,他们还是保持着几十年前的习惯:晚上睡觉热醒了,用井水擦身,又用井水擦拭凉席,取那一点凉气再睡。

城里来的姑娘很感慨,也很悲伤。她们决定在离开乡村之前,不着痕迹地为老人们做点事,她们把做家教攒下的钱拿出来,又拿出大学最后一年的奖学金,迅速在网上买了低耗能的智能摇头小电扇12台。

薛英子提醒说,村里的老人都罩得很,也很有自尊心,白送他们的东西,他们肯定不要。这小电扇一定要是自己“挣出来”的,他们才肯用。于是,城里来的姑娘特地为乡村的留守老人们办了一场纳凉晚会,召集大家唱红歌、唱山歌,还召集大家踢毽子、滚铁环,用狗尾巴草编小动物,用棕榈叶编织出昆虫和传说中的凤凰。

这一天,姑娘们带着这些普遍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们,暂且离开繁重劳作,秒回少年。她们在离薛英子家不远的晒场上,提前用裁开的编织袋搭起凉棚,让表演者有地方

表演,让观看者不是瞪大了眼睛就是哈哈大笑。不管是对歌的胜利者、踢100下毽子都不落地的老人,还是能用大把棕榈叶,以撕、缠、拉、绕、刺、折、编、扣、收边等手法,编织出蜻蜓、蚂蚱、螳螂等昆虫的民间高手,都得到了智能摇头小电扇作为奖励。他们捧着乳白色的小电扇,酱油色的脸庞绽放开怀笑容,就像一个孩子。

“毕业旅行”很快就结束了,这天黄昏,薛英子搭乘邻居的货运拖拉机,送三位好友去赶最后一班长途汽车。四个姑娘坐在一筐又一筐的酥梨中间,清新又惆怅的梨香环绕着她们,就像这个与众不同又转瞬即逝的夏天。拖拉机驶过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稻田、果园、苗圃,路过湖荡之时,可以在拖拉机的车斗里闻见沁人心脾的荷香。

在习习晚风与拖拉机的轰鸣声中,所有的人都在回想乡村生活带来的收获。是的,她们特殊的毕业旅行,并不是在什么地方吃了一些美食,照了一些美照,打卡了一些明信片上常见的风景点,而是实实在在地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劳,影响了某个时空交叉点上,几个或十几个乡村老人的生活方式,给予了他们意外的亲情与幸福感;而她们也借此跳出了舒适圈,切身去体会散布在广袤田野上的农人,究竟内心的渴求是什么。她们终于跳出了一己之体验,对为城里人提供粮食与蔬菜的父老乡亲有了更深的体恤之情。

能得到这样猝不及防的成长,方能在见识上,在责任感上初步“毕业”了呀。

■朱辉

吃西瓜

一年四季,各有各的时令水果。春、秋、冬三个季节,每季“头牌”水果是什么? 大家一时都难以回答。夏季水果之王是西瓜,却是大多数国人都无异议的。起码从消费量来看,西瓜妥妥地占据了C位。

关于西瓜的原产地,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认为原产非洲热带地区,四千多年前,埃及人就已经开始种西瓜。之后流传到地中海沿岸,一路到了北欧;另一路进入中东、经西域传入中国。我们国家名字里带“西”“洋”的蔬菜瓜果,大多皆是外来物种。直观上判断,西瓜就是舶来货。

不过如同某邻国总喜欢将一切好东西的原产地都说成他们国家,我国一些“爱国”人士,也有这种癖好。于是便诞生了一个传说,说当年神农尝百草时就发现西瓜,因其含水量大,取名“稀瓜”。后来流传过程中,不知怎么就变成了“西瓜”。这个传说没有任何科学依据,也没有正经的文献记载,所以如今基本被忽略了。

“西瓜”一词,据说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胡峤所著《陷虏记》。胡峤曾是后晋同州郃阳县令,他在书中记载:“自上京东去四十里,至真珠寨,始食菜。明日东行……遂入平川,多草木,始食西瓜。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,以牛粪覆棚而种,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。”后来欧阳修所著《新五代史·四夷附录》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,

都肯定了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的说法。

如今西瓜虽然全国各地都有,形态差异却很大。古代文献中描述的“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”,对于大多数武汉人,估计就不太容易理解。因为武汉市面上,基本看不到这么大的西瓜。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上海时,经常能见到。大如冬瓜的西瓜,那时被上海人称为“北方瓜”,瓜瓤是黄色的。当时的人们普遍觉得没有红瓤的圆西瓜好吃,我则更喜欢“北方瓜”。原以为“北方瓜”体型已经很大了,后来到了深圳,却见到了大得多的西瓜。水果摊上切成一块块卖,一块的重量就抵得上武汉市面上一个中等大小的圆西瓜。

上海人以节约闻名全国,当年我在上海,却没见到有人吃西瓜皮。后来到了武汉,发现清炒、凉拌西瓜皮是许多人家夏季家常菜。通常切除外皮,切去残留的西瓜瓤,然后切成丝,腌渍后作为食材。西瓜皮不仅清脆可口,还具有清火、祛暑、利尿的功效。

几年前,我确诊糖尿病。按说西瓜瓤升糖指数不算高,然而吃西瓜不同于吃苹果,一小块吃下去往往感觉不过瘾,多吃几块,有些些危险了。拿不准吃多少合适,为了安全起见,我干脆不吃了。所幸一直喜欢吃西瓜皮,所以每年夏季,依然和西瓜有不解之缘。

■徐华敏

风过天堂山

天堂山,想必是离云端最近的山,其实不然。

这墨染的大山,连绵山脉,如屏障落在眼前。半山腰,几座黑瓦的屋顶,远观,好似虬枝的树冠。

我向来不喜出门。友人数次相邀去天堂山,我再懒散,也不好拂了这份情谊。

我期待在天堂山涤净心中的浮尘,重拾安恬与宁静。

在比车身略有盈余的乡村小路上行驶,心儿绷得比并绳还紧,时有鸡鸭在路上安然踱步,它们那目中无人的样子,让我觉得自己才是个鲁莽的入侵者,它们的态度对我的车技亦是种极大考验,让曲径通幽的这段山路尤显漫长。山路弯弯,左盘右旋,绿意染满眼底。远处,一头毛皮稀疏的老牛卧在树荫下不停地咀嚼着青草……五柳先生所言的世外桃源,大抵不过如此吧。不知这天堂山深处,是否有不知魏晋之人。

虽有导航指引,可在这九曲回肠的山间,很多时刻不由自主地迷失在道尽途穷中。一颗心始终如峰岭起伏伏,更像初入桃花源的人般忐忑不安,终于柳暗花明,到了山中友人家。房子落在山顶不远处,白墙黑瓦黛檐,古朴明净简约,典型的皖南徽派建筑。主屋和偏屋之间,有木榭通过,雕栏玉砌,优雅如旧时光阴。院子四方周正,棱角分明;院内,圆形锦鲤池里,一汪碧水如仙子滴落人间的眼泪,明澈如镜。几尾锦鲤,遍体通红如虹,皆若空游无所依。这方圆之间,自有天地,友人亦非凡人,其思其想,亦非我等俗子所闲窥测。庭院一方,杨梅、石榴、桂花正舒臂伸腰、竞相争妍。此时杨梅刚刚摘完;桂树枝头一片白,花骨朵米粒大小,如点点繁星缀满苍穹;唯有石榴圆润小巧,顽童般悬在高高枝头。

屋后山顶有方巨石,势若飞来,独立石上,四野空灵而邈远,山中点滴尽收眼底。阳光温暖,双手伸向天空,指尖绵软,似触碰上了天边蓝白的云。那闲庭信步的云朵,是天空最幸福的拥有。凝眸回顾,乌桕、古柏、榆树,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灌木,汇成了绿色的海,它们是大山的魂魄,赐予大山以无限生机。绿丛里,隐现的粉、红、紫,一如大山精灵,踊跃不止。风过,一阵阵野花的芬芳味儿、枝叶的清新味儿,渗入肌肤,耳鼻张牙舞爪,即刻变成贪婪的饕餮,大块朵颐,心底亦因这秀色而悠然自得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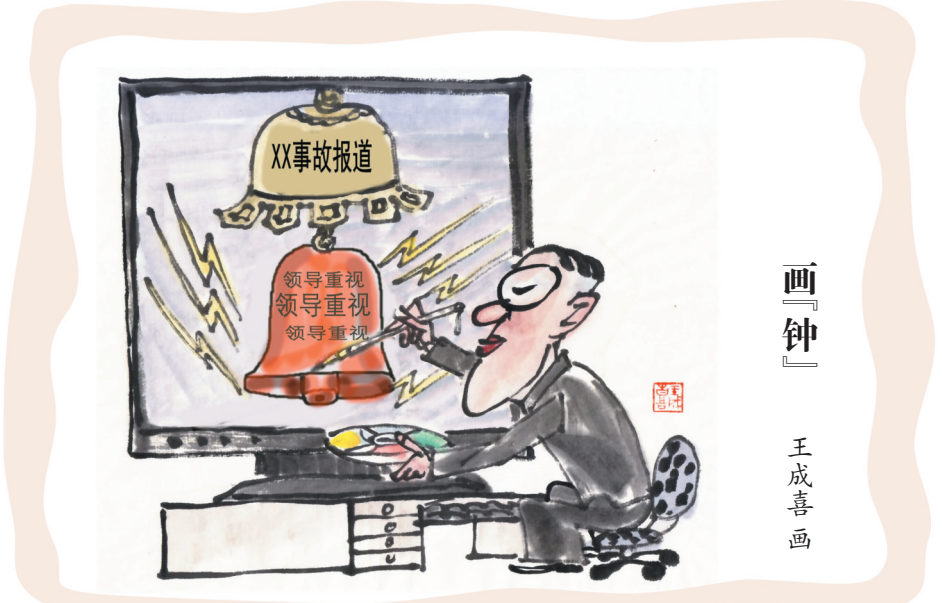
半山腰,几户白墙的人家,散落如残棋。屋边田地里,大人头戴竹笠,挥舞着锄头、铁锹在干农活,三个孩子在泥巴地里打滚追逐,尖叫声此起彼伏如珠落玉盘,果真“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”。禾苗青绿,层层叠叠,铺满梯田,风过,整齐的禾苗齐刷刷地朝一个方向低头颌首,似合着口号鞠躬致敬,那身手,柔软且灵动。

不远处,有口野塘,风过,水波不兴,一时,天空、云朵、远山、树木,迤邐而来,水面渐渐幻成一幅山水图。山脚传来一阵叫卖声:收旧家电、修油烟机呀!绵长的余音,云儿一样萦绕整座山塘。天堂山,这山间精灵与世俗凡人汇聚之地,鸡犬相闻,简单明净,叫人不忍识滋味。

风起,叮叮咚咚,是挂在檐口的风铃在风中飞扬轻舞。这风铃声,如溪水冷冷,让我忆起自己遗落在大山里的童年,及童年时常做的五彩的梦。只是后来,光阴如珠,串成周,串成月,串成年,一点一滴,如轻烟,如淡云,如薄雾,微风起,一切皆悄无声息地滑落、溜走,伸手去抓,亦是徒劳。

天堂山之行,方觉天地之无穷,风光之无限。

该返程了,低眉瞬间,不经意瞥见墙角一株格桑花开得孤单却又热烈,那玫红的妆容,映衬着遗世独立的风情……



■陶琦

亚马逊网站发布预告,“钢铁侠”马斯克的最新传记开始接受预订。该书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瓦尔特·伊萨克森执笔,被称为“迄今为止唯一一本由马斯克参与的传记”,即这本书的素材,都是由马斯克亲自提供,确保源于真人真事。瓦尔特·伊萨克森此前也是苹果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的传记作者。《乔布斯传》发行的第一周,销量就达到了60万册,瓦尔特·伊萨克森赚得盆满钵满,心头乐开了花,用自身经历向每一个写作者诠释了什么叫做名利双丰收。

相信这样的事情,也会让不少人觉得奇怪,马斯克和乔布斯竟然肯把这种赚钱出名的好事让给别人,自己的传记也心甘情愿让出署名权。要知道马斯克拥有1.33亿粉丝,如果他支付一笔稿费打发作者,把著作权归为己有,出版后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书“带货”,不知道能卖出多少本。难道他们不知道明星效应是聚集财富的捷径,“赢者通吃”是当今社会潮流

■郑立宗

我以前住的那个村庄有一个好听的名称,叫良户,离钱塘江不远,如今那一带取了一个蕴含诗意且颇吸引世人眼球的名字叫云栖小镇。起初祖先来此围垦定居,置一凉亭,江风习习灌入,称凉屋,叫久便成了“良户”,村名由此而来。听老一辈讲,石板路串接起一个村落,村里村外一团团葱郁的墨绿,那大多是樟树,银杏之类,上了岁月的树,苍老茁壮,依然开枝散叶,绿荫婆娑。待我懂事时,村子里仅剩祠堂边上的两株樟树,有两三个人合抱般粗,临水厮守屹立。阅人无数的老树一定是先知,几百年来早就看懂了村庄里的习俗和风气。后来,村庄一片片拆迁,居住的人也陆续撤离,树也突然间显露出一副颓败之相。那年严寒过后春又来临,几片枯黄的叶子在春风中飘落,枝丫间没有长出星星点点的嫩芽,树枯萎了。村庄的消失,让这两株树也悄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祖父生前说,这两株樟树是先祖阿太种下的,他小时候就这般粗壮了,

代人立传

下的新常态?

因为,国内的人物传记类书籍,很多就是遵循这一模式。那些商界大佬、行业奇才,由本人署名出版的传记,文字大多圆美流畅如弹丸,通过各种细节描写,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各种交易场面和幕后决策的人物内心活动。或追念昔游、感怀离别,从家长里短的事情里面写出了对于人情的感受,使人如临其境,如见其人,给读者的印象个个都是“才子”“才女”。其实很多都是由幕后作者执笔,事了必须拂衣而去,深藏功与名,把掌声和鲜花留给台前的人。

早年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“代写名人传记”,显示的相关结果有几十万个,代人立传并不是什么秘密。那时候,我看到《文化苦旅》卖疯了,很多作家的版权都是天文数字,写作像是一门让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职业。深受鼓舞的我一头跳进了写作圈子,却不知道怎样运作才能生钱,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,无意中看到有网站

招募作者代写传记,都是些房地产新贵、新近发迹的“土豪”、头衔一大堆的农民企业家,要把自己多年奋斗打拼获得成功的经过事迹抖搂出来,作为“励志”故事公之于众。

看完我才恍然大悟,难怪那些明星大亨的传记总是那么熟悉,像有着固定套路,无非是主人公身世多舛,又自强不息,偶尔穿插一些幼时顽劣又经过父母管教点化之类的“鸡汤”故事,作为装饰沧桑过去的文化口红,勾勒出主人公的心路历程。其后我还见有业内资深人士沾沾自喜地炫耀,他曾应邀到南方沿海某地代一位“土豪”立传,除了商定好的丰厚稿酬,仅接待他的费用,一周就达到了六位数。又联想到各种文学奖项的乱象,我原有的狐疑顿解,原来这些人赚了钱,都跑鲁莽去了。

看过《水浒传》或《金瓶梅》的人都知道,武松是英雄,西门庆是坏蛋淫棍。清人包世臣的《闻河日记》里却有不同的说法:明初,山东阳谷县有一个

姓武的知县,生性贪婪暴虐,他有两个妻子,一个姓潘,一个姓金,都是巧言令色、背地里一肚子坏水的主,是武知县榨油水、挤挑头的“贤内助”。阳谷县的西门,有一户姓乐的财主,吃武知县的亏最多,屡被勒索。阳谷百姓不堪其苦,痛恨切齿,把武知县称为“卖饼二郎”,寓意他从小民的口边谋利夺食。武松兄弟、潘金莲、西门庆的原型都是由此而来。

这一具有颠覆性的说法若是可信的话,武知县肯定是个有远见的人,明晓生前赢利、身后赢名的道理,把钱花在了该花的地方。重金雇佣文人经过一番涂脂抹粉,精心美化,武知县的形象就转变成了振弱除暴、为后人所称颂的打虎英雄。至于那位住在西门的庆大官人,则是目光如豆、见识短浅,明明吃了亏,反而遭人唾骂数百年。如果他能早一点洞悉资本叙事的强悍逻辑,花上个几万块钱为自己立传出书,又怎会有如此的千古恶名?

两株樟树下的往事

到底多大岁数也说不上来,只是笼统地说“有好几百年了”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林业部门对古树名木进行摸排统计,测定有270多年。据说是这两株樟树,让曾祖父这辈的兄弟间红了脸,有个阿太赌博输了钱后打起了树的歪主意,打算砍掉卖钱,本家其他兄弟不让,纠纷最后闹到祠堂里,宗祠出面折中收购了樟树,才得以保全下来。重修于1949年的杭县上四区良户头《郑氏家谱》上有这样的记载:“祠旁樟树两株,由宗祠出资三十元向德照户拼定留养,禁止剪伐。违者依盗听荫木律呈官究治并追偿拼资及利息。”虽是回归宗祠丁下,小孩子们询问起这樟树是谁家的,大人会一口气报出一长串名字“阿耀爹来福爹馮寿爹家的”,让他们一下子明白不过来。祖父辈三兄弟。因而,樟树的枯枝丫被风刮落,村里人看到会捎口信来,只有我们家族一门的人可以去捡拾。真应了那句老话,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,民缺柴薪的日子里可谓是雪中送炭。

樟树下是一片菜竹园,约有半亩

■朱敏

“乞巧节”随想

“乞巧”,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个词,脑海里显示的是这样一个场景:一个少女,在月光里,跪在香炉旁虔诚地祈祷。香炉上,三炷清香正散发馨香,袅袅的烟雾,飘向近处木制的亭楼,飘向渺远的天空……是的,这个场景是我想象出来的,我看了太多的戏文。这样的场景,也许来自《貂蝉拜月》:“一支清香炉内焚,跪在尘埃告神灵。貂蝉从小丧父母,自怜身世太飘零……”这样缠绵悱恻的唱腔来自何赛飞扮演的貂蝉。在寂静的月夜,她向神灵诉说着无边的心事,将所有的家仇国恨,倾诉给浩茫的天空,倾诉给照拂人间的一轮明月……

“乞巧”,我想到了古诗十九首里的迢迢牵牛星: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,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,相去复几许。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我想到了李清照深夜里绵长的叹息:“星桥鹊驾,经年才见,想离情、别恨难穷。”它也许是杜牧笔下官人的寂寞:“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它更是古代女儿们月下的忙碌与真诚:“家人竟喜开妆镜,月下穿针拜九霄。”月下,一群女儿这样唱:“乞手巧,乞貌巧;乞心通,乞颜容;乞我爹娘千百岁;乞我姊妹千万年。”这群女儿,盼望着自己的心灵手巧:“巧娘娘教我绣呀,一针呀,一绣南天一朵的云呀。巧娘娘教我绣呀,二针呀,二绣天上北斗的星呀。”

这是一群有志气的女儿。几千年前,在落后的农耕社会,纺织不仅仅是女人的绣帷小活,更是用来养家的,关联着一个家庭的吃穿用度,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。在《孔雀东南飞》里,那个勤劳的女主角,五更起,三更歇,“三天

织就布五匹”,辛苦地补贴家用。在古代,“手巧”就是女人安身立命的本事。手巧的女子,不做缠树的藤。她是一株舒婷笔下与橡树并肩而立的木棉,分担着寒潮、霹雳,却又共享着雾霭、流岚、虹霓。“手巧”的女子,不俯仰男人的气息,她与男人共同撑起这个世界。这是一种独立与大爱,是自强自立谱出的歌;在你还没有成为强者之前,我会辅助你,甚至袒护你;在你成为强者之后,我一样可以与你并肩分享世界的精彩。

当然,作为女儿,如果有一副惹人怜爱的漂亮容貌,那无疑是上天的恩赐。女儿们暗暗祈祷:“让我越长越漂亮吧!”——“乞貌巧,乞颜容”。这是古往今来女人们的共同点,谁不想让自己长得好看?对美的追求,那是人性之一。在长夜里,我仿佛听见千万个女儿辗转反侧的叹息。

皖南地区一年一度七八八夜的乞巧活动,我仿佛听见千千万万个女儿的心事:让我的父母健康长寿,让我嫁得一个称心如意郎君,让我姐妹们情谊深厚,让我的手艺越来越精……乞巧,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大山的女儿们,将这一切托付在“巧娘娘”身上。这个无所不能的“巧娘娘”,像一个教母,引领着女儿们走向真善美。“乞巧”,它唱出了女儿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我有一个女儿,她青春貌美。我经常教育她,要锻炼身体,要向善向善。我对她说,要让你的内心,胜过你的外在。“乞巧女儿节”,一个从2000多年历史积淀中凝结而成的民俗文化,它构筑了理想女性的统一标准:自尊自爱自强。这个标准,是世界性的,且永远站在时尚的潮头。